

後漢書集解

申屠剛鮑永邛惲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

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

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涉獵書記果于行義仕郡功

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

官剛常疾之

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

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

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曰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

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住反刻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

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

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旌

也淮南子曰禹縣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轡曰致導寡

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

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集解惠棟曰逸禮保傅篇

云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邠析子轉辭篇云堯置

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

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愼之銘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注尚書

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

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

各田其田無故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

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

流言尚書曰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

王幼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

曰注云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案文少召公爲保四字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緇緇免離也平帝卽位時年

九歲故云始免緇緇前

書音義曰緇落也緇被也緇或作卽位已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

祿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小作少

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

誠所曰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

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

其執不嫌是曰人無賢愚莫不怨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下有爲字姦臣賊子曰之

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

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

曰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

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

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推

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

在位者集解先謙曰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

堯後其子禹宣帝時爲大司馬謀反發方今師傅皆曰伊周之位

據賢保之任曰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

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

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

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

賊羣輩且曰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與軍而行擁眾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攻犯

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始元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至迺訛言積

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

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

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曰天官私其宗

不敢曰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

迹近尊孝文之業

文帝卽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

本注無者字

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

克日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

冗散也

使得執戟親奉宿衛曰

防未然之符曰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

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

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

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

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

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兵龔

行天罰所當必摧

集解惠棟曰當猶向也

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

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爲國

立功可曰永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

嫌疑之事聖人所絕曰將軍之

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聖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

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

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

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

丙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

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

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

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棚人自殺下

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

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

又無所及是曰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集解王補日剛

明天人之理與鄧曄上書王莽相似是時班彪著王命論馬援與楊廣書欲以譬曉曉然皆遜此至誠不納遂呼

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集解通鑑考異案七年剛已臣剛將歸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六年剛將歸

與尊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

明聖之姿猶屈己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曰獨見

爲明而曰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

曰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旣不豫定

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廟廊之

所也動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

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

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

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曰忠孝顯聞

是曰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

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

易繫辭之言也

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

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

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遭

子洵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眾賢破膽可不慎哉器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

尚書令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寔寔多直言無所屈撓積漢書云剛在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憚之

光武嘗欲出

遊剛曰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曰頭朝乘輿輪帝

遂爲止

朝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朝止輪木也集解惠棟曰太元云車朝馬止不可以行馮衍賦云朝吾車于箕

陽則朝爲止義也王逸音刃說文云朝礙車也從車刃聲止本作支或作搯

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

加召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尙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

集解王補曰尙

書近臣至捶撲牽曳於前其明代廷杖之作俑乎

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

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呂成其德帝並不納呂數切諫失旨

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呂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

屯留今潞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日前書鮑宣傳宣旣被刑迺從之上黨遂

家于長子此云屯留或永後復從長子從耳

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

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齊有鮑叔世爲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魏文帝列異傳云故司隸校

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掾于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

心痛子都下車爲掩摩奄忽而亡不知姓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餅

卽賣一餅以資殮殮餘銀及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若子魂靈有

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京師有駿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闕內侯家日暮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

駿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問曰若此乃吾昔年無故失之君何以致此馬子都曰昔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關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驥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案宣本渤海高城人後爲司隸被刑乃徙之上黨遂家長子今宣始爲上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尙書陽計據而云上黨高士者非實錄也

生字和伯千乘人受

事後母至孝

集解惠棟曰宣妻桓氏女見列女傳妻嘗於母前

叱狗而永卽去之

去音上呂反

初爲郡功曹莽召宣不附己欲滅其子

孫都尉路平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上黨都尉露平露當作路

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

守苟諫擁護

集解惠棟曰孫恂云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

召召

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

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

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

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燕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

其子也敕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

集解惠棟曰風

俗通云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于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

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

聽而出與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

當匈以韋爲之也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輿爲還車

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

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

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得置偏裨將五人

輒行軍法永

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

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集解

先謙曰在今汾州府寧鄉縣西

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

東觀記曰永好文德

雖行將軍常衣阜襜褕路稱鮑尚書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

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

持節徵永詣行在

所永疑不從迺收繫大伯

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集解劉攽曰

注文傳合案文傳合當作舍

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迺發喪出大伯等

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

河內

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

更始不能令全誠慙曰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

幸希也

帝曰卿言大

而意不悅

集解通鑑胡注帝雖謂永言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大而其降晚意懷不悅也

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

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

集解通鑑考異

案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

東觀記曰永說

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

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至懷謂太守曰足

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

耶賜永洛陽商里宅

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爲魯郡

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

集解

惠棟曰孫愐云

皮姓出下邳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頤之孔子闕里無故荆

蘇自除

闕里解見明帝紀

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

策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鮑府君謂孔子建

日爲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

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之

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眾觀化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

可因而轉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眾

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

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

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尙多寇暴永曰吏人瘼傷之後迺

緩其街轡街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示

誅疆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曰財產與孤弟

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曰事

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大夏城門中

丞劾奏良曰與五官將軍相達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

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郃相逢城門中道迫狄虬郃

旋車又召侯岑轉詣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集解劉放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先謀曰袁宏紀尊作遵誤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

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曰避二鮑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作詔策曰貴戚云云御覽三百七

十引作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案此作其見憚如此集解惠

帝語爲是此不得有詔策亦非京師語也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漢書云永性矜嚴公正百僚忌難每朝各加戒慎也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

拜雖曰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

上苟諫豕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

湛對曰集解先謙曰據湛傳當是光祿大夫太中二字誤拜太中大夫已在稱疾不朝之後也仁者行之宗

忠者義之主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仁者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

之高者也帝意迺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永固請

之不得曰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

下獄永至成皋詔書迎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

東觀記曰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

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惟經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集解惠棟曰漢律云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不過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永未至行在令便道之官者優之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曰事新主矣恥曰其眾受寵斯可曰

受大寵矣若適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

譬猶曉也

豈苟進之悅易曰

情納持正之忤難曰理求乎

言詔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

誠能釋利曰循道居

方曰從義

方直也

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淵先謙曰避唐高祖諱改書鈔六十一續漢書云字守文

少傳父學客

投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

集解先謙曰戴涉後爲大司徒坐事

下獄死見賈融侯霸等傳

昱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

高都縣屬上黨

郡故城在今澤州也集解先謙曰今澤州府鳳臺縣治

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

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

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

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

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之泚陽也寶皇后傳母泚陽公主亦諱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

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光武

遣小黃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小黃門宗厲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尙書令重封

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集解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

惠棟曰注言赦令贖令司徒印封也

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

有父風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永繼父宜爲司隸復居宣位也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

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作方梁石

洫洫渠也以石爲之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已殷富十七年代王

敏爲司徒集解王補曰昱爲司徒疏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

敏爲司徒救耿恭關寵見耿恭傳

敏爲司徒救耿恭關寵見耿恭傳

敏爲司徒救耿恭關寵見耿恭傳

敏爲司徒救耿恭關寵見耿恭傳

郎集解劉攽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早既太甚將何曰消復災集解通鑑胡注

消復者消去災論語孔子曰如有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用我者其月而已

異而復其常可也三年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失得集解先謙曰官

乃有成功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

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

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一人呼嗟王

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

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

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

卽詔坐淮陽事者令歸本郡注辭訟七卷者陳寵傳寵爲昱撰辭

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

法決事都目八卷者晉書刑法志云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爲法

比都目鄭眾周禮注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四年代牟融爲

決事比先謙曰官本注徒下例作辭東觀記作例

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

集解惠棟曰上云徐子得爲郎法雄傳作得此又作德張衡集云南陽太

守鮑得則得卽德故諸傳或作得或作德也

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

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迺修起橫

舍

橫學也字又作鬢集解惠棟曰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曰南陽太守上黨鮑得愨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

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

姓觀者莫不勸服

集解惠棟曰崔瑗南陽文學頌云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

可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採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觀聽于手取之頌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

既滄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口無言不酬其得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劉勰云崔

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平篇

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

集解惠棟曰德徵拜

大司農卒於南陽見崔瑗集王補曰竇憲銜陳寵乃白太后

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德爲說憲弟夏陽侯褒得解見寵傳

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

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廝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

集解先謙曰文選盧謀贈劉琨詩注引謝承書云節士鮑昂有鴻漸

浮雲卒於家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章音與古姑同而

其字異然前書音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義邳音之日反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

受公羊於陸孟專門教授兒儒林傳明天文祿數王莽時寇賊羣

發惲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異軫之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

域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故爲漢

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

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遂姓

時左隊大夫遂並素好士

並召風俗通曰遂秦邑也其大夫氏焉

遂音錄集解惠棟曰前書有著武將軍遂竝後封同風侯爲大司

馬翟義傳云將作大匠蒙鄉侯遂竝爲橫壘將軍風俗通云遂秦

邑廣雅云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

鹿錄二音

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鬻自術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

國政也

恇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

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恇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尙於渭濱高宗禮

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

仲父而可爲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

不授驥曰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

俛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

素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臄盤裂袞裹足鶴立秦庭盤音戾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

機衡北斗也

含元包一甄

陶品類

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爲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眾

品者也集解劉攽曰注包而爲甄也顯表紀世圖錄豫設

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

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集解惠棟曰卽錄圖也始於秦末見呂氏春秋

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言孔

緯著歷運之期爲漢家之制漢火德尙赤故云爲赤制卽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集解惠棟曰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云元邱制命帝卯行又尙書考靈曜云邱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公羊疏云春秋說云伏義作八卦邱合而演其文續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邱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邱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曰成德愚者逆曰春秋爲漢制明矣

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

福上天垂戒謂鎮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

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矣

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矣

是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若不早圖

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且堯舜不曰天顯自與故禪

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借不自與以陛下何貪非天顯曰自累

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

下留神莽大怒卽收繫詔獄劾曰大逆猶曰憚據經讖難卽害之

使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迺瞑目詈曰所

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

敬南遁蒼梧通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

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

憚名迺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曰軍政憚迺誓眾曰無掩人不

備窮人屈辱集解先謙曰官本屈作於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

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

紀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

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故能獲天

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

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集解劉攽曰將軍如何不

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少一殷字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

不謝天改政無目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曰
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

論之

上音時
掌反

惲恥曰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曰

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

東觀記曰子張父
及叔父爲鄉里盛

氏一時
所害也

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

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
直爲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載惲語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讐不復也二父
謂父及叔父蘇輿曰手謂手殺之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宜適卿

往與手甚快通鑑宇文化及揚言曰何用
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與此手字義並同

子張但目擊而已

目擊之也莊子曰
目擊而道存也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曰示子張子張見而

氣絕惲因而詣縣曰狀自首令應之遲

縣令不欲其自首詣
獄故應對之緩也

惲曰

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曰生非臣節也趨

出就獄令跪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曰要憚曰子不

從我出敢曰死明心

憚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

憚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

守歐陽欽請爲功曹

欽後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見備林傳

汝南舊俗十月享

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欽教曰西部督郵

繇延

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集解惠棟曰繇與繇同孫愐引詩曰我歌且繇潛夫論有諸姓卽繇也注繇姓咎繇之後見風俗

通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推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

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風俗通

皆云主簿讀教所書字

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

愀變色貌

司正舉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爲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觥音古橫反

曰君之罪告謝於天按

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

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

朋黨搆姦罔上

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曰惡爲善股肱曰直從曲此旣無

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敬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

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欵意少解曰實欵

罪也敬奉觥

遂受罰也集解先謙曰此與 惲迺免冠謝曰昔虞舜

輔堯四罪咸服

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

四罪而天

下咸服也 讒言弗庸孔任不行也

庸用也孔甚

故能作股肱帝用有

歌

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惲不忠孔任是昭

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

豺虎

從政

豺虎貪獸以比絲延也

既陷誹謗又露所言

露顯也又對眾顯言夫絲延之罪也集解先謙曰官

本注無

罪莫重焉請收惲延曰明好惡欵曰是重吾過也

重再 遂

不讒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欵迺

相招去曰子廷爭絲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

言欵後必召延也

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

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然道不同者不

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曰疆

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

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也此強其君之所不能爲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也非不能也此強其君之所不能爲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也言歛將以牛酒賞錄

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

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

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憚

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已爲人也鳥獸不可

與同羣

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爲父老之人也集解萬承蒼曰父老堯舜若曰爲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恐非是先謙曰萬說得之東觀記父老二字作去王補云憚意謂敬能與我爲伊呂以用世乎抑將欲爲巢許以父老終於堯舜時也庶與敬答語爲合若從東觀記作

去則謂將爲巢許而去堯舜以高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引也語意並顯不須如注之轉迂

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爲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嬪之得仙俱去也今幸得全軀樹類

樹類謂有指嗣集解惠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

棟曰袁宏紀作種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不離墳墓集解先謙

曰官本問學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作學問是孝弟亦從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曰害生憚於

政之義也

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開居不修人倫新

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

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蟻陂中陰就虞延並辟

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

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爲新遷也

憚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

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上

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故下云火明遠遠案漢時城門憚曰火明遠

有離載下帷之禁以防姦非故帝令舉火射面也

遠巢解先謙曰東觀記遠作燎遂不受詔帝迺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憚

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巢解曰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

游田曰萬人惟政之共也巢解先謙曰官本正文惟作爲而陛下遠獵山林夜曰繼晷其如社

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

巢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由是上特重之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巢解先謙曰當在青州

今關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廢憚迺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

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

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己量主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巢解惠棟曰王幼學云恕己謂諒其

功于己量主謂揣其意于君量平聲正義云恕己謂能推己之心

以度人也案恕己量主即量錯所云內恕及人正誤得之也又曰七制解云光武自謂憚知我廢后必無偏徇而輕視天下也此帝自飾辭正誤云案此謂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彊乃郭后

所生恐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適說太子曰久處疑位廢併及太子

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繼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爲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復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春秋之義母曰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於非乎遂不娶

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

再遷長沙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先是長沙有

孝子古初集解惠棟曰孫慎云古姓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其後氏焉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

初匍匐而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

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劫故

也左遷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道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

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愈遂殺仲健故坐免著書八篇曰病卒于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曰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

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

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

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

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

動靜失得卽

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

年冀土肅清三遷尙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

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

竦各相檢敕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

者曰公事免復徵爲尙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曰外戚之寵威

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曰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

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曰府藏空虛軍旅

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曰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

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

詩也禹

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

爭臣七人曰自鑒照

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

窮臣伏見尙書僕射鄧壽坐於臺上與諸尙書論擊匈奴言議過

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曰爲壽機密近臣

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曰安宗廟豈其

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諂諂曰

昌不曰諛諂爲罪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請買士之諂諂武王諂諂以昌殷紂黜以亡請買

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曰爲國家橫罪忠

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曰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

爲壽也

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

忠臣盡節曰死爲歸臣雖不知

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諛諂之誅曰傷塞晏之化

鄭玄注尙

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谷覆載謂之晏

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做謬豫機密言

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論徙合浦

今廣州縣集解劉放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

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

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

申屠對策邳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剛鮑永鄧惲列傳第十九

終

後漢書二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九校補

申屠剛傳是曰人無賢愚莫不怨集解官本不下有爲字錢大昭曰閩本

不下有爲字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曰義割恩注離斷至親雖官本

而尊其宗黨集解官本尊下有崇字錢大昭曰閩本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注言執滿必傾官本執

六極之效注聽之不聰厥極貪官本

往來二十許年官本許

鮑永傳事後母至孝後母官本同另一官本

安集河東并州朔部錢大昭曰舊有朔方刺史

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注齊大夫儲子之後也錢大昭曰前書王莽傳有中郎儲夏

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

巾束首也

錢大昭曰傅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練巾今案幅巾漢

世士人未仕無官位者之首服也韋著解巾之郡見韋義傳注云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是已永等還著幅巾明不敢以故官位

也見

我攻懷三日不下

至

於是開城而降集解通鑑考異

至

本紀亦無

攻懷一節

今案永之歸光武通鑑載於建武二年袁紀則載於元年紀載更始被害在元年十二月永知更始已亡

乃罷兵詣河內則固當在二年也又紀載二年二月幸修武修武即河內縣也前至河內必幸懷此乃不幸懷而幸修武意必

是時之懷已爲更始河內太守乘間竊據故幸修武以攻懷耳攻懷甫三日而永適至即說下之紀是以略而不載必疑范書

爲誤何以東觀記亦詳著之耶

賜永洛陽商里宅注故曰上商里宅也

上原譌工據錢按改官本不誤

迺拜永爲魯郡太守

錢大昭曰列女傳亦云永爲魯郡太守案建武二年封兄子興爲魯王當云魯相不當云

郡太守今案興封魯王在二年四月永破董憲裨將殺彭豐等蓋皆在興未封之前

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集解皮姓出下邳

錢大昭曰前書儻林傳有琅邪皮容後漢

有涼州刺
史皮揚

永召事劾良大不敬注還大夏城門中

錢大昭曰大當作入洛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今

案錢說雖與東觀記台然書鈔六十一引續漢書則與此注同又陶宏景真誥郎宗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則似作大亦非

誤蒙恩入侍知尊帝

案東觀記原文知上有當字各本皆脫

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注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案阡陌本田閒徑路之名或作仟伯

風俗通謂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此蓋因地勢而異制疆理南東不同故阡陌亦不同耳至墓間之道亦名阡陌其詳雖不可知然如前書原涉傳以墓道爲阡與此傳之以墓道爲陌正復相對但言仟者不兼伯言陌者不兼阡是必南北爲墓則道曰阡東西爲墓則道曰陌也

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承繼父宣爲司隸

復居宣位也

周壽昌曰廣博物志六十七司隸校尉鮑宣子承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

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難瘦行步工樂府詩集八十五引同

賜錢帛什器帷帳

什器說詳宣乘傳校補

如如失得集解先謙曰官本下如作有是

錢大昭曰下如字南監本是有字

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集解惠棟曰

至見崔瑗集

侯康曰張衡大

司農鮑德詠有云羌髦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懼是震據詠文則德在南陽嘗有拒羌戎之功而史

不載又德嘗爲黃門侍郎見陳寵傳

郵傳郵郵注郵音之日反

日原譌目據錢按改官本不誤

方今鎮歲焚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

錢大昭曰

續天文志失載

窮人屈尼集解官本屈作於

錢大昭曰屈闕本作於今案郵顛傳幽隱屈尼無掩人不備窮人屈尼卽

謂無掩人於不備窮人於屈尼均之不必明言於也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注解見順帝紀

官本無帝字

敬字次都清志高世注新遷都尉逼爲功曹

侯康曰都尉爲高詵見御覽十二引汝南

先賢傳 隱處精學蛾陂中

侯康曰御覽七十二引汝南先賢傳鄭敬去吏隱居於蛾陂之陽以漁釣自娛

彈琴詠詩常兀坐於破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蘼爲席今案
蟻古通作蛾禮學記蛾子時術之釋文讀蛾爲蟻可證

帝迺迴從東中門入

張熠曰續百官志作中東門錢大昭曰此與何湯事略同湯事在謝承書桓榮傳注引之

今案桓榮傳注引作更從中東門入與續志合

又免歸避地教授注稱仲健

健原誤建據東觀記正官本不誤

各相檢敕莫敢干犯

干原譌于據錢按改官本不誤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三十上

宋 宣城 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曰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

等共典校書集解劉歆曰案文拜代郡中尉集解劉歆曰案郡無

案中尉謂中部都尉也治且如縣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

代郡又有東西二都尉故云中尉

終完輯一郡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曰拒匈奴建武五

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集解惠棟曰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也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隨姓隨侯之後漢有博士隨何後漢有扶風隨蕃竟病篤

曰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曰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

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

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而劉歆兄子龔爲

其謀主

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劉歆子恭恭與龔古文通洪

頭煊曰龔又見下文意林引新論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子伯玉俱是通人未知是其人否前書王莽傳又有明德侯劉龔竟

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

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

也走昔曰摩研編削之才

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

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卽謂札爲削王褒

童約曰書削代牘先謙曰削謂簡是也東觀記正作簡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爲劉歆

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

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

必亡故變名遠逝

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

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

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

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閱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

牙

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

集解

迺後覺悟棲遲養德

爾雅曰棲遲息憊也

言後息憊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

先世數子又何已加

謂智果

君處陰

中土多賢士若曰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

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集解惠棟曰當作首

惡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

集解先謙曰官本世作時

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

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願望自守二者之論豈

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

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邛傳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演

孔圖云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街書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

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

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

包藏也玄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

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

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

後漢書三十上

二

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荆傳曰校尉

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皇天所曰眷顧踟躕憂漢子

孫者也踟躕猶徘徊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曰師曠雜事輕

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

曠入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

星中央鎮星失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

退見熊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昴畢間爲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

次當次舍於氏房今曰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益災不徒設皆應

不舍之是變常也

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爲房心宋之分也

集解錢大昕曰東海與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東爲尾其燕之分也

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

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曰至於今或

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眾星曰羽林天軍算或作舛

或斐回藩

屏或躑躅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繫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

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鈎或偃蹇不禁

盈縮猶進退曲如鈎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

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

集解劉效曰案文壞當作註註音卦壞音怪聲相近

故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

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

豐黎丘一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

畢西方宿也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集解王

鳴盛曰助天當作天助洪頤煊曰史記集解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以爲星名當是太誓今文家說

夫仲夏甲申

爲入魁

曆法春二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入魁集解王會汾曰監本壬戌作

壬寅案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

丁未則十二支中皆越四位取之獨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甲

亥寅午三十一

三

寅當配以壬戌作王寅者非是定從宋本惠棟曰案元珠密語八魁云春己巳丁巳夏甲子壬戌秋己亥丁未冬甲午壬辰與此異也入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

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

螯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

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

集解惠棟曰師比二卦主歲也主歲之法始于乾坤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師比等是也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陽右行陰左行

開時而治六辰坤主立冬坎主冬至集解惠棟曰坤十月卦主水

其說詳乾鑿度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

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

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集解惠棟曰此亦據緯書如何怪惑

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

不同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同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眾變之

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

善康叔曰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衛君

景帝之悅濟北曰不從吳濞之畔也齊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

帝賢之徙封爲淄川王也自更始曰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滅否粲然可不察

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

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官本汝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

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

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

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

受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于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

于咸陽爵茅焦爲上卿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

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

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談者取則班固亦言孟公篤論士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於

家

楊厚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序

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

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

集解王補曰隴蜀各有楊春卿一見馬援傳援與書首曰春卿

無恙注春卿楊廣字一見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嚴可均疑爲一人而范史誤分然補案隗囂傳建武八年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月餘楊廣死厚傳春卿爲公孫述將蜀平自殺其死先後異一爲將者春卿其字爲述將者春卿其名與字異二廣上邽人春卿廣漢新都人其里居又異三史有明臨命戒子統曰吾

文昨然不侔不得因廣字春卿疑爲一人也

說文曰綈厚縞也縞音提

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

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

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穎舉河東方正拜郡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

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續建初中爲

解惠棟曰河洛書共八十一篇仲續華陽國志作仲續建初中爲

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範中有陰陽消伏之法今不傳

而畧見于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卽降澍袁山

生五行傳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自是朝廷災異多言訪之統作家

嘉禾生于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言訪之統作家

法章句及內識二卷解說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

卿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識二卷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

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掾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

說案巴漢志內識者孔子內識桓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集解

諱書所云橋稱孔邱爲識記是也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集解

日華陽國志云統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

年老道深養于辟雍授几杖爲三老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與前妻子博不相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遇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集解惠恩養

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

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

鄧太后專政也集解錢大昕曰五星行道皆在黃道左右無緣得

入北斗史言入斗皆南斗也續志太白入斗中凡再見俱無北字

知為後人妄增且太白入斗在永初三年此云二年亦誤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曰問

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

侍承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

還本國丞音紀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

除為中郎太后特引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

軍鄧騰應輔臣星不對復習業健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

日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健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

道公車特徵皆不就集解惠棟曰謝沈書云厚潛身數澤耕誦

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厚惡其苛暴時耕于大澤委鉏疾逝永建

參志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致厚還不知所在乃出其妻子永建

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病自

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厥序日四百年之間閉四門

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

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也

編明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

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曰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

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

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

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晷永和元年復上京師

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

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

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如黨當受禍陰私也集解顧炎武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惠棟曰

公羊春秋云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云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明年樂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注訓私非也

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違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也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

中常侍張遷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輒

上消救之法而闕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

弟侍中不疑召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

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

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厚弟子雒昭約節宰縣竹寇權文儀蜀郡何萇幼正侯祈伯升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枝等皆徵聘

辟舉馳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集解惠棟曰依華陽國志當作本初梁太后

詔備古禮召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

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諡曰文

父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詔諡曰文父與此異也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

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終

後漢書三十一上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上按補

蘇竟傳據南陽陰縣爲寇注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

城縣界北

在今襄陽光化縣西

不移守惡之名乎集解惠棟曰當作首惡

今案守惡誠誤但首惡之名見史記惟爲人君

父者當之龔但爲仲况謀主亦不應卽斥爲首惡或爲同惡之譌

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集解惠棟曰春秋緯衍孔圖云至孔提命

作應法爲赤制

今案爲赤制一作爲制赤雀集但衍孔圖又云水精治法爲赤制功並見公羊經傳解詁隱

公第一疏所引亦爲漢赤制之證也

今五星失晷注中央鎮星

案此注及下文鎮星之鎮官本皆作填古字通作

失晷失於常

度

前書班固述高祖紀第一五星同晷顏注晷景也又文選李注晷光景也王念孫云五星光不及地不得有景晷卽軌字

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沈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醴曰沈今爾雅作厶沈之通作厶猶晷之通作軌矣今案王說是此注訓晷

爲常度亦謂軌道也

言爲諸如此占

案已上別言身變續志皆不載

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東海與魯相近似不

當宋分

今案東海地本屬楚前書天文志房心爲宋今楚地是傳說不誤也

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

彌

案此事續志亦不載

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注蓋秦豐黎丘一名倚

彌也

案秦豐黎丘鄉人其地屬楚故稱楚黎王見光武紀注又續志南郡邵侯國有黎丘城劉注朱祐禽秦豐蘇嶺山黎

犂古通作

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注麻法春二月己巳丁丑

官本二作三是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注左傳曰

至

不可干也集解惠棟曰外傳

文

案注引左傳見內傳定公元年外傳周語則據爲衛彪儀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語句微異

惠氏以注引左傳爲外傳殆偶不照

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注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也

案竟在固前而章懷引固答賓戲文爲注特借以證成竟說非謂竟用固說也文選李注引文子曰

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竟言憂人之甚意蓋本此

楊厚傳統作家法章句

錢大昭曰即春卿緝裘中先祖所傳祕記也

厚對不合免歸注大將軍鄧騭應輔臣星不

星原誤以據袁書改官本不誤

宜獨法改憲之道

錢大昭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斗麻改憲

是夏洛陽大水

官本大作暴與續志劉注合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晁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郎顛

集解通鑑胡注姓諸魯懿公孫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

字仲綬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

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

者一卦六日七分也集解惠棟曰六日七分其法以坎離震兌爲

四正卦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卦主一時每卦六爻爻主一氣共主

五十四氣餘六十卦每卦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

爲二十分是爲四百二十分六十分五之六七百四十分每卦

各得七分是爲六日七分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

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

夫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巽萃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

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卦氣起中孚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

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遷從三公周而復始復臨泰大壯

夫乾息卦也姤遯否觀消卦也消息爲辟卦餘爲雜卦四方爲方

伯之卦卦氣之說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能望氣占候吉凶常

楊雄谷永皆依以爲說詳棟所撰易漢學

賣卜自奉奉音扶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

蘇州是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

如其言集解惠棟曰陶宏景真誥云宗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

爾案宗事詳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恥曰占驗見知聞徵

方術傳注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顓少傳父業兼明經

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

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

年正月公車徵顓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曰

謹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

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

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

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
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
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
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
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

論語曾子曰吾

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日無祇
悔元吉集解顧炎武曰祇訓

大非也惠棟曰侯果易注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
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周壽昌曰韓康伯注云祇大也訓較
尤明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

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

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
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本
上有之字

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濁其本者末濁天

地之道其猶鼓籥曰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

籥如笛六孔鼓籥其
形內虛而氣無窮老

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曰來園陵數災

陽嘉元年冬恭
陵百丈廡災永

建元年秋茂

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

集解惠棟曰天
人應易緯篇名君

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

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集解先謙曰自

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

殷去奢卽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

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

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

服而致美乎般冕卑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臣愚曰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

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稟郵貧人賑贖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

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集

惠棟曰坤象云安貞月集解惠棟曰益象云天施宜曰施化之時地生虞仲翔易繫辭云坤

化云晏陰皆澄靜之義敬而勿擾竊見正月曰來陰闇連日易

天施地化今易說爲作內傳曰漢時以謙緯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

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

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

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不日君不覺悟日中
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比音庇集解劉效曰注云陰
得陽案得當作覆又集解先謙曰官厥異常陰夫
陽字下合有也字

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集解

曰京房易飛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又頃前數曰寒過其
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此言

日月相推寒暑相避曰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集解錢大

成注稽覽圖云雜卦九三上六決溫九三上九微溫集解

益漸集解當溫而寒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

泰也集解當溫而寒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

陰升則寒集解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

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京房作易飛候集解惠棟曰飛卦

二又主七集解十二候也曰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

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與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

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

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

不行夏令則熒惑

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

凡卦法一為元士

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

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

日之法又主一卦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集解錢大昕曰

案注說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故雜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入

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郎宗父子世傳

六日七分即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陽嘉二年十一月甲戌

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也自癸卯

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已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

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

卦用事癸酉至十二月朔日也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

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

也則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
亥則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
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為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
而尚餘分故云正月寅朔甲辰為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
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于大壯故頤再上書言
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惠棟曰案京房易
傳云初爻三日至二爻三日至三爻三日至九日自初爻至三爻為九
日三為三公故云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一三公上應台階
為元士以下乾鑿度文先謙曰官本句末有也字

下同元首

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秦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

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

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曰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

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

天下之憂

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集解劉效曰注四斗爲豆案斗當作升又

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稜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

之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

委任三府

三公也

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

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

謂緩於三公切於州

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

集解

先謙曰謂爲字古通所謂猶所爲也官本作所以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書也臣

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敵作請

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顛對曰臣聞

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

而稟性愚憇集解先謙曰官本憇作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

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

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

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

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

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貲

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

傳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

之教所獨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

何誘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雖則不寧而

舍齊南郊雨大樹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訪作罪是

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也敏疾今月十

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集解錢大昕曰納音之法戊午屬火於五音爲徵故以戊午爲徵日日加

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

旱南方爲徵故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

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

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其鄭玄

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

惡諸侯爲善一時天子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

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大夫爲善

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其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集

解錢大昕曰此易稽覽圖之文也其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故

漢儒謂之中孚傳先謙如是則景雲降集肯診息矣
景雲五色雲

日官本注明日作明日
後漢書三十下
五

以園陵火災故引之也昔診謂災氣

二事去年巳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

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

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

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淨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

也有貌濁清淨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

色足蒸外厲內荏巳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

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

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

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

集解惠棟曰消息謂泰正月泰卦用事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

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

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

集解惠棟曰所謂有貌無實先謙曰

官本日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

所賞拔非所巳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巳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

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

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

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

戊亥之間爲天門也集解劉攽曰案文戌當作戊注

云戌亥之間是也惠棟曰戌亥乾位黃帝占云乾爲天門

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日七分

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曰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曰來穀收稍

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尙未至

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曰其上食稅之多也故

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

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緼無文

約身

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

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集解惠棟曰當在易緯又太公金匱亦有此語

是故高宗曰享

福

高宗殷王武丁也尙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

者故武丁內反諸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

五十有九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年百歲也。宋景公延年。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于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里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可退三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里作星可作果。

是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

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曰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

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

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集解洪頤煊曰律曆志翼九度至柳三度相距四十五度與三統星度不同。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與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惑

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標怒之神爲熒惑。晉灼漢書注云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而出入軒轅繞

入無常也。姚察訓纂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

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

嫡媵畢具

集解惠棟曰逸禮王度記文也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今宮人侍御

動曰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

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曰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

商容之閭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

曰理人倫曰表賢德故天授

曰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曰違天意故皇崩多天嗣體

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

方今之福莫

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

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

曰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

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集解惠棟曰黃帝內經素問文願

也又荀子曰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

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

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

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其外四

星左右肩股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額上便宜七事在陽嘉二年順

帝紀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出天苑卽其事也紀書閏月於十

二月之後則是閏十二月也以四分術推之是歲閏餘十八閏當

在十二月後其月癸酉朔十七日恰得己丑此傳云閏十月者誤

也十字蓋衍文或當云閏十二月惠棟曰案本紀及天文志皆云

閏月戊子洪頤煊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昭十

日十下脫二字也春風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昭十

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

以爲時候故曰大辰集解惠棟曰何休云大火爲心徐彥疏左氏

傳心爲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爾雅曰何休云伐爲參伐也

火是也大火與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北極亦爲大辰爾雅曰北極謂

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北極天也集解惠棟曰何休云北

辰北極天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集解惠棟曰何休云北

伐所在以上所曰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集解

皆公羊傳文集解惠棟曰李殿政教亂逆集解

曰何休云房心天凡中宮無節集解惠棟曰李殿政教亂逆集解

子明堂布政之宮集解惠棟曰李殿政教亂逆集解

日李殿學云 威武衰微 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參伐主兵事 則此三星已應之也 罰

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芻畢之閒趙魏

之分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

也 臣恐立秋已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

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

百鎮撫之也 同易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 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

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災異故云謂司馬

宜已五月丙午遣大尉服干戚建井旗 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

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以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祝辭于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引火勝金轉

禍為福也 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于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

考勅也

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

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

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已悟人君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已備後災凡諸

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

集解惠棟曰亦指爻之三公公能其事以驗卦候知之

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曰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

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

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

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

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

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爲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

議異人同咨咨嗟也且立春已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

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已應天意陛下

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集解先謙曰官本攘作讓

七事臣伏惟漢興自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

基當作葇謂以三葇之法推之也詩記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

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詩三基者葇詩記歷樞之別名猶稽覽圖稱中

孚傳也其法蓋以三百六十歲爲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

別爲孟仲季各十年故下云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也惠棟曰案漢

堯母碑以基爲葇鄭氏注儀禮云古文葇皆作基

詩記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

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

位荀爽易傳云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又乾鑿度云乾漸

九月九月建戌乾又西北之卦位在亥故云戌亥之間乾所據也

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

祕歷集解惠棟曰易雄雌祕歷者推卦氣陰陽之書也謂之雄雌

之所由生也案詩緯推度災云陽本爲雄陰本爲雌雄生八月仲

節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雌雄俱行三節雄曰物魂號曰

太素然則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雌九月戌仲爲太始屬雄十月亥

仲猶卦氣起中孚至復而後一陽生也頤推漢元以來起亥今值

困乏

集解惠棟曰陽嘉元二正值戊仲九月建戌困干消息爲九月卦也

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

困害君子也

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困之九二有中居亂世交于小人

經曰困而不失其所

其唯君子乎

易困卦之辭也集解惠棟曰荀爽云謂二雖掩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

失中和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易困卦

之行也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爲水兌爲澤水在澤下

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于道也集解惠棟曰易緯以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爲

困九二爲文王故云爲濟 卽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

陰王 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已爲戊仲已竟來年入季集解惠棟曰戊季也文帝

改法除肉刑之罪

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

者笞五百也

至今適三百載

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

宜因斯際大

獨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集解

韓詩云宋襄公去奢卽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

日韓詩云宋襄公去奢卽儉

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

集解惠棟曰際會謂卯酉午戌亥陰陽終

始際會惠上奇曰卯酉爲革政午戌亥爲革命是爲五際言變革際會之間

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

究暢臺詒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

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曰致災或改

舊曰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曰實對顛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

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

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

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

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

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

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

輒參之掾屬

參陳也

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

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

率由舊章也尙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

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李固

對策曰陛下之有尙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乎作平私曲之意

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尙書專掌

也選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

百載計歷改憲

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帝爲北辰氣成于三

憲也集解劉攽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

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

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

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

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

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

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

行者更用更猶變改也玉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

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

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曰先天下

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

慮是知變常而善可已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

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已順天道也臣顓愚蔽不

足已答聖問顓又上書薦黃瓊李固集解黃山曰或疑瓊傳無爲光祿大夫及中退事固自由

對策拜官均不合有顓薦今案傳載瓊永建二年遷尚書令出爲魏郡太守據瓊孫琬傳瓊初爲魏郡太守在桓帝建和元年上距

順帝永建三年凡十八年則非即以尚書令出守可知蓋必嘗於陽嘉元年以前再遷光祿大夫因事引退范書略之耳固傳陽嘉

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拜議郎順紀京師地震在是年四月洛陽地陷在是年六月而顓言今月九日至十四

日大壯用事則薦尚在並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二月均之無可致疑也

宜于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德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

孔子曰不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劊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易

以人廢言黃帝刻木爲楫聘賢選佐將曰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羣

舟刻木爲楫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

是曰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

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

宣王是賴曰致雍熙陛下踐祚曰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

其人

三公九卿也

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

四方之國

臣考之國典驗之聞

見莫不曰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

論語色斯舉矣翔而

後

集爵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

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

無賞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賞罰作得賞是

則

皆懷歸蔽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爲人不用之

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

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

四始謂關雎爲

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缺

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

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策解惠棟曰

詩韓含神霧云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

云建四始五際而入節通汎歷樞云辛亥之際爲革命卯辰之際
爲政正辰在天門出入候斃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豈可不剛健篤實集解惠棟曰易
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大畜彖文漢儒以剛健篤實爲句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

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又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

果于從政明達變復言明于變異消復之術朝廷前加優寵賓于

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

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善人爲國

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天下莫

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

養賢之禮徵反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

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

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元爲天精諱之精氣者形也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

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孔圖云富商爲姓謂吹律定姓也注緣傳佐臣而誤從佐也

天之生固

必爲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曰官次昔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子奇穉

齒化阿有聲

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

若還瓊徵固任曰

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

伏聽眾言百姓所歸滅否共歎願訊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集解惠棟曰漢時言事附奏左帷顛薦瓊固復以便宜四事附奏左帷也一云左左方也傳讀爲敷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

大之澤垂仁厚之德

禮記正月迎春于東郊還酒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實

遂行無有不當集解惠棟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

日寬大之澤卽寬大之詔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云和

栗氣和而嚴正天官書日月五星順人軌道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

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

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

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

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

於萬機集解蘇輿曰豈獨猶豈也襄楷傳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水經河水注引楷疏云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語意並同

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帷幄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

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

所陳輒曰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

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

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大壯解

皆二月卦大壯辟卦也解三公卦也雷乘乾曰大壯大壯用事當雷反潛君弱臣彊之徵也

今月九日至十四

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

和王道興也

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集解惠棟曰大壯六爻又主一

日故六日郎頤集頤上書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

物出入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人能除害出則興利

人君象也棟案雷出爲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

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集解惠棟曰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

案卦氣圖豫外卦屬春分二月卦也雷者所曰開發萌芽集解先

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謙曰官

本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

作牙木皆甲故經曰雷曰動之雨曰潤之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

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隨

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

辭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

生而殺則靈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

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

迺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

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

房四星心三星集解惠棟曰徐彥公羊疏文耀鉤云房心為中央

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為明堂心為天王矣既有天王復

有明堂布政之象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

洪範記曰集解惠棟曰前書藝文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本傳日洪範五行傳論也天文志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

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沈約云伏生創記大傳月行中道移節

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

應期德厚交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日攝提一日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

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

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

相賊也

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

卯爲房心宋之

也分石氏經曰

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集解劉效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

歲星出左有年出

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

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

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

有西風反逆時節

春當東風也

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羃龍移

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

爲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

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

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

黑龍服黑衣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豕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

乎見禮

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

請降水可攘止

集解先謙曰官本攘作禳

則歲無隔并

集解惠棟曰水旱隔并也

太平可待

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

不在祈禱

立春已來未見朝廷賞錄有

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

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

比類也時恭陵百丈庶災仍有光曜不絕

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

所曰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

惠棟曰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

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

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

方也

簡少也方法也

願陛下早宣德澤曰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

者立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

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卽

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

其夏

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

陽嘉二年七月種羌寇隴

西皆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

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已此結怨遂爲禮

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

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

邑縣西也軍解錢大昕曰隰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

他合反卽漂水也班志作漂陰案說文濟漂字本作濕隸省作濕

燥濕字本作溼後世信濕爲燥溼字而以漂爲水名不知漂爲濕

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

縣陸德明誤音習惠棟曰孫恤云襄姓魯莊好學博古善天文陰

公子襄仲之後子孫以諡爲氏後漢有襄楷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

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曰文象設教堯舜雖聖

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

堯年

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

出端門不軌常道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軌猶依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五月壬午熒惑入太微右

以常道爲軌注詠

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

集解惠棟曰續志閏

月己未太白

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子也夫太微

天廷五帝之坐

集解惠棟曰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之類是也

而金火

罰星揚光其中

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

星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

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切謂迫近也集解惠棟曰續志九年

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也先謙曰官本注謂作爲

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

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

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

集解惠棟曰續志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歲星

犯軒轅爲女主憂也

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

志曰延嘉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集解惠棟曰元年當作七年

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

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謹

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謀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已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集解何焯曰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

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

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

威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滅匿主人悉

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瑨字

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

畏法網瓚與功曹岑旺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

下獄死瓚音質瓚音晉集解惠棟曰瓚一作質古字通車騎將軍

馮緄碑瓚作晉古字通注收其魁而陛下受閭豎之譖乃遠加考

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而

嚴被譴議集解惠棟曰陳蕃傳帝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

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

全自陛下即位已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

壽鄧萬世等

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曰

感悟聖朝

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

曾無赦宥而并被

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曰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

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曰重人命也

頃數十歲曰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

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

集解惠棟曰前書景紀後元年詔云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周禮訝士云有治于士者造焉鄭康成云如今郡國亦遣主

者吏詣廷尉議者此請讞之義也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

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

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

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

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

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

德省刑曰廣蠡斯之祚

詩國風序曰蠡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蠡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注云蠡斯蚣

增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蚣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曰喻焉祚福也

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

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起嘉七年也長可百餘丈扶風有星隕

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

曰爲符瑞大人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于清河

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

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

君願以一贖致瀉池君子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

以叩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始王逃之死於

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沙丘史記曰始王崩于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王莽天鳳二年

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

捕繫詰語所從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寶邪夫星辰

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集解惠棟曰前

永始二年星隕谷禾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

音失道紀綱廢頓下將畔去故皇畔而傾以見其象措益用永語

也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

左傳魯僖

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秦之亡也石隕東郡

諸侯會宋公于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始皇三十六年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

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集解劉攽曰注盡

取石傍舍誅之案史記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

桓帝延熹七年

汜石傍居人舍字誤

隕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

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曰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

建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

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八年四月濟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

原河臣曰爲河者諸侯位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

水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

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

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爲異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

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

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爲異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

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

國賦也集解劉攽曰注何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先謙曰水經河

水注引續漢書楷疏曰春秋記注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

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

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

書以爲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

之敬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文徵異

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卽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

棟曰葛洪神仙傳云宮崇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

仙人于吉漢元帝時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練朱字太

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此音多論陰陽否泰災音之事臣聞布穀

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以長生此其旨也

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

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辨曰孟夏戴勝

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維音女林反臣雖至賤誠願

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

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異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

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召久守執

法亦爲此也德星歲**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瓛成瑨除**

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比年

日食於正朔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

逢丙申不在正朔且法亦無兩年正朔俱逢辛之理注蓋有意傳

合正文故遷就其說但稽云比年日食正朔當得其實而紀志俱

不符不可解錢大昕曰案本紀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九年

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五行志亦同惟九年作辛卯朔當以辛卯

為王兩食雖有晦朔之異而並在正

月故稽言比年日食正朔此無足疑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

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

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崩不興

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

王立致太平豈可問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

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

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

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

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

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

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

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以

之

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
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
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集解惠棟曰洪邁云
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 孝冲孝

質類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

侯弓力征相尙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多

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潘公遇大夫仇牧於

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闥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唯曰以

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集解惠棟曰王褒洞簫賦云

桀師鬻博李善云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陸機夏博贊云夏

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額殷紂好色妲己是出之美女也

奮推育博並舉疑申休卽申博也 葉公好龍真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七

獻於紂紂納以爲妻常與 葉公好龍真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七

沈酒於酒事見列女傳 葉公好龍真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七

日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見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
之降之窺頭於罅葉公子高見之棄而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
高好夫似龍而非好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 莊子猶言天疾天剛
真龍也事見新序 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 日官本係
也胡三省謂人受薰腐 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

也

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

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

非天意

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在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

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

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愆

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

子入夷狄爲浮屠

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聞字浮屠不

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

心也集解王補曰王厚齋云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議論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

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眾穢耳集

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其字

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

集解惠棟曰單與彈同

奈何欲如黃老乎

集解王補曰通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

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書上卽

集解先

召詔尙書聞狀

集解劉放曰案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

文詔當作詰

本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

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

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

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

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

通鑑胡注承旨謂承宦官風指也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

絳侯誅諸呂張澤闖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願

告之乃去此其佐誅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

諸呂之功見前書推下趙談談位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

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僞託神靈謂上于吉

適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曰楷言

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初順

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

十卷皆縹白素朱介書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曲陽水定州有

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

有北溪水而于宮崇並瑁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

縹也以朱爲介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

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赤者

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

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

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

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

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

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

著絳袖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此甚

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

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年策死在建安五年之四月大豹距

殺吉時不久先謙曰官本注其言曰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

語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亂其道不理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

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

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

中十其呪有所使神爲除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滅之後

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卽位曰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

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至禮請

集解先謙曰官本下至作致是

中平中與荀爽

鄭玄俱曰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集解何焯曰九州春秋云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

史王芬坐楷云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此楷後事而傳不載洪頤煊曰袁宏紀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錄學道淺微處士荀爽陳紀韓融李楷耿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爲眾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李楷疑卽襄楷之譌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

而張衡亦云

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

事禍福吉凶旣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自有補於時人

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做好巫故君子不曰專心焉

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

甯毅梁傳曰左氏豔而富其做也巫也彙解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

頻微不至

蘇竟飛書清我舊陰

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

故云我
舊也
襄郎災戒實由政淫

郎顏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終

後漢書三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下按補

郎顛傳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至消之亦除注鄭玄注曰官本日作云

災火並作災官本作災今案左傳云凡火人火

易內傳曰集解惠棟曰漢時已讖緯之書爲內學故稱內傳案惠

說應移置上文
易內傳曰下

欲德不用集解先謙曰官本欲作賢非楊樹達曰欲德不用茲謂張

是故魯僖遭旱至休繕治之官注方今天旱官本天

無寬之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日作實是錢大昭曰闕

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注成亥之間爲天門也按原作戊據錢集解劉攽

曰案文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間是也今案正文戌己之戌不

亥誤作戌亥故刊正之而說有脫誤蓋本云案注文
戌當作戌下文神在天門宋均注云戌亥之間是也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注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西有官

西方
誤

曰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注山陵崩絕川谷不流

案注原作陵崩川絕山谷不流

據韓詩外傳改官本與韓詩外傳合柳從辰曰今韓詩外傳絕作竭

詩云赫赫王命

官本云作曰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注順

否謂臧否謂善惡也

官本注上謂作猶與毛詩鄭箋合

其咎如此

官本如作由

耽道樂術

官本作耽樂道術

被禍懷寶注子曰國無道

原作爾無國據家語正官本不誤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注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

官本注演孔二字誤倒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

錢大昭曰稽覽圖云太陽一二以上自雷

雷聲君弱臣彊雷從解起鄭注太陽謂一月大壯一二者陽爻在上雷聲盛聞于人得自雷其卦中消息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錢大昭曰稽覽圖云當雷不雷太陽弱鄭注春

分之後當雷不雷君弱于道德也秋分之後不當雷而雷此君弱于度誅罰不行邪臣跋扈于下陽氣放洩則雷冬行亂冬傷

也陽

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

錢大昭曰稽覽圖云陽無德則旱害物陰僭陽亦旱害物觀其

政以別之

暴龍移市注禮記

至

見檀弓篇

官本無篇字今案注上文明言禮記則下文不必更言見檀弓疑末

句本後人妄增

襄楷傳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採察注時太尉陳蕃

至

帝不納

錢大昭曰注本陳蕃傳其說誤也說詳蕃傳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

錢大昭曰續天文志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輿鬼

係嗣未兆集解官本係作繼

今案係繼古通作已見前通鑑亦作係嗣

詔下有司處正尙書承旨奏曰集解通鑑胡注承旨謂承宦官風

指也

案接詔下有司處正言承旨自係承帝意旨通鑑省去上文四十餘字故胡氏誤爲之說耳

其言曰陰陽五行爲家注四時失陰陽

官本四時上多五行二字